

二十世纪最具有影响力的经典著作

丑陋的日本人

一针见血揭露日本人丑恶的一本怪书

[日]高桥敷/著

张国良 周涛 许全生 翟新/译



北方文艺出版社

AN UGLY JAPANESE

I313.5

3

丑陋的日本人

[日]高桥敷

著

张国良

周多

许金生

翟新

译



北方文艺出版社

目 录

十五年后的来信——代再版序	(1)
前言	(1)

一、离别岛国

1. 向世界主义者转变	(9)
2. 别了,小家子气	(17)
3. 世界小姐和献给神祇的少女	(26)

二、日本人的遭遇

1. 抵制日本教授	(34)
2. 永久的誓言	(41)
3. 秘鲁青年的愤怒	(49)
4. 太跌价的日本人	(61)

三、残酷和屈辱的历史

1. 日本人的不毛之地	(70)
2. 残酷的移民史	(85)

3. 名誉的消逝和亡灵的生存 (97)
4. 朋友长眠在这里 (109)

四、墙上芦苇

1. 风采各异的街道 (120)
2. 探访印加遗迹 (130)
3. 没有人性的性爱 (141)

五、阴晦的国民性

1. 德明盖斯的恋爱 (153)
2. 交际的真相 (163)
3. 低能的羊群 (171)
4. 几个留学生的失望 (179)

六、和绝望斗争

1. 噙着热泪回到恐怖的祖国 (189)
2. 充满着失调感 (199)
3. 绝望的一年 (205)

结语 (214)

复十五年后的来信——代再版的跋 (217)

十五年后的来信

——代再版序

“分别以来，已是第十五个快乐的新年了。日本的男性诸君现在仍安然无恙地奔跑着么？”

从地球另一侧的阿根廷收到这封珍贵的来信，我不由低下了头。

这位弗萝拉女士，如今已是两个学童的母亲了。看样子，她在自己的国家里生活得很幸福。回想起来，这正是《丑陋的日本人》刚出版那一年的事情：一个热烈崇拜日本的可爱的姑娘，应聘来到大阪，成为万国博览会（EXPO1970）的工作人员之一。她的美梦是，一边工作，一边找找看，有没有可心的日本男子。

“只有一天，梦就破灭了。日本的男人是全世界最糟糕的。我还是回去，到自己的国家里寻找爱人。”

弗萝拉抽噎着说。我好不容易才让她平静下来，细说原委。这简直就像是昨天的事情。

“一清早，只听‘哗’的一声，地动山摇，好几万人拼命地拥进会馆来。我以为发生了暴动，吓得拔脚就逃。然而，那仅仅是观众入场而已。可他们为什么要跑呢？请告诉我。老人、妇女都被冲得七零八落，跑在前面的，尽是年轻力壮的男性。”

在她的祖国，也举办过万博。据说，也有几千人等候入场。

“可是，门打开后，谁也不会奔跑。没有那种争先恐后的丢脸的人。而且，男人决不会把女人甩在后面，青年也不会抢到老人前面去。如果遇上一个坐轮椅的人，大家都会随着他的速度慢吞吞地走。”

弗罗拉又说：“我害怕日本男子了。假如结婚的话，保不住哪天会被他当作弱者抛弃掉。爱侣必须是能携手共进的人。我讨厌日本人，讨厌……”

对此，我是怎么回答、怎么解释的？又是怎么安慰她的？年长月久，已经忘了。但是，她那盛怒之下发出的忠告，却至今仍在我的耳畔回响，震撼着我的心灵。

“这些奇特的青年运动员们，再过十多年，也就到了教育儿女的年龄。那时，日本社会恐怕已经无可救药了。”

她还举出以下事实作为例证——展览室里，有的栏杆坏了，她的任务就是站在旁边，提醒大家注意，以免造成事故。据说，只要日本人不在场，工作就很轻松。“危险，请勿靠近！”于是，德国人传给印度人、美国人传给中国人……根本不用她再操心。然而，日本人一来，信息就不通了。面对三个结伴而来的高中生，竟要把同样的话说上三遍才行，结果连嗓子都嘶哑了。

“在我的国家里，没有新干线。^①但我还是感到满足。因为，不自顾自，就是一种最高的文明。”

留下这些“赠言”而离去的她，隔了这么多年又来信了。应该怎样给她回信呢？我不愿说：“你的预言是正确的”，可我也不能说：“现在日本已是一个温暖的国家了”。还是重读一遍《丑陋的日本人》，再回顾一下这些年来日本社会所发生的变化，然后，慢慢给她写回信吧。

自《丑陋的日本人》于昭和四十五（1970年）问世以来，已逝去十五年光阴。当时，议论日本人还是一个禁区。在“身为日本人，却说日本人坏话”、“滚蛋”之类的打扰、威胁下，我不得不屡次躲藏起来。当然，我也不会忘记，各地读者会对我的支持，还有好几千封来信对我的鼓励。

今天，冲绳岛已归还日本，国民生活水准也达到了一个前所未有的高度。因而，书中内容有些不再恰当，有些甚至显得可笑了。另外，以“日本人”为题的著作也出了好几百册，对日本人的批评成了理所当然的事情。十五年的变化真大呀。可是，当真发生了什么实质性的变化吗？十五年前，本书被禁；十五年后，仍是“批判同在”。在此期间，意识的变革微乎其微。不，也许可以认为，“丑陋”的一面变得更巧妙了。

“隔了十五年，读来还是很有趣”，有人这样说。这叫人是

^① 新干线，日本的高速铁路线。第一条为1964年通车的从东京到新大阪之间的东海道新干线。——译者

应该喜呢，还是应该愁？……千禧年，里头的喜愁

这次，趁着新装第二版发行，加了序和跋，并对正文作了若干修改、增补。

高桥 敷

1985年12月7日

日本人的丑陋，不是一朝一夕可以改变的。

丑陋的日本人，丑陋的日本人，丑陋的日本人。

丑陋的日本人，丑陋的日本人，丑陋的日本人。

丑陋的日本人，丑陋的日本人，丑陋的日本人。

丑陋的日本人，丑陋的日本人，丑陋的日本人。

丑陋的日本人，丑陋的日本人，丑陋的日本人。

丑陋的日本人，丑陋的日本人，丑陋的日本人。

丑陋的日本人，丑陋的日本人，丑陋的日本人。

丑陋的日本人，丑陋的日本人，丑陋的日本人。

丑陋的日本人，丑陋的日本人，丑陋的日本人。

丑陋的日本人，丑陋的日本人，丑陋的日本人。

丑陋的日本人，丑陋的日本人，丑陋的日本人。

丑陋的日本人，丑陋的日本人，丑陋的日本人。

丑陋的日本人，丑陋的日本人，丑陋的日本人。

丑陋的日本人，丑陋的日本人，丑陋的日本人。

丑陋的日本人，丑陋的日本人，丑陋的日本人。

丑陋的日本人，丑陋的日本人，丑陋的日本人。

前言

今天，同往常一样，从成田机场着陆归来的海外旅行者们，骄傲地说着大话。

“美国也好，欧洲也好，都没有什么了不起啊。日本才是世界第一。”报纸、杂志都这么说，国民也深信不疑。

“是啊，电视机的数量，‘光’号列车的速度，不管同哪个国家比都输不了。”

是傲慢？任性？无知？还是被恭维过头了？不管怎样，老抱着这种不值钱的自满心情是不行的。

事实上，尽管我们自命不凡，以最优秀民族自居，可世界上视日本人为低劣人种而报以排斥、轻蔑态度的，却大有人在。就连我们确信无疑堪称世界之都的东京，也被不少人列为现代最差的城市之一。

问题究竟出在哪里？读者不要生气，请先冷静地听一听我的这份报告。

作为参加美国宇航局太阳观测计划的一员，我于1959年春天携带家眷飘洋过海，先在安第斯山上的国际研究所工作，后到秘鲁中部的大学讲授天文学。作为日本籍教授，我是第一个。接着，又到委内瑞拉（日本人很难进入该国）东部的大

学授课。其间，度过八年有余。在大部分时间里，我们住在国际村官舍住宅区的一角。那里都是来自世界各地的家庭，因此，大家过着世界主义者的生活。一到为期四个月的学年假期，共事的教授就把我请到他们的故乡去，体验北美和欧洲家庭的生活。

然而，现在回想起来象是很愉快的旅外生活，同时也是一种很苦涩的生活——每天都不得不硬着头皮，反省蜗居世界一隅的日本人对事物的看法和想法的弊端所在。

在开始接触西欧文明时，很多日本人都会受到自卑感的折磨。外国人健壮、和蔼、快活，经常发表意见而又不忘幽默。咕嘟咕嘟地喝着洋酒，把厚厚的牛排、肥肥的烧鸡等我们所吃不惯的食物干脆利索地一扫而光；城里街上到处是鲜花，情人们旁若无人地接吻……简直没有日本人插足余地似的。

可是，过了几个星期、几个月以后，日本人反而被强烈的国粹思想支配了。

一旦看惯外国的雄伟、美丽之后，就会感到，他们的一切文明，绝对没有超越日本人的能力。他们的生活也好，工作也好，都及不上日本人那么勤劳。

日本人是优秀的。例如霞关大楼，只要愿意，完全可以造得更高。既然能比外国人多吃几倍苦，要想取得好成绩，还不是易如反掌。又如女性，无论怎么说，都数日本妇女最贤惠，而且具有献身精神。

我也不例外。在好几年里，我逢人便宣扬日本的“幽雅”、

“古朴”。客厅里贴着东京电视塔和“光”号列车的照片，大门口挂着太阳旗、鲤鱼旗。可以断言，凡是这个时期归国的人，都是到处宣传日本人优点的旅行者。

然而，当我作为一个世界主义者送走几年时光后，当我深入理解了外国人的看法、想法后，就无法停留在电视机的数量和勤劳程度等表面的价值判断上了。

“东京电视塔比埃菲尔塔还高。”我这样吹嘘。

于是，法国人笑了：“这是很遗憾的。我们既没有钱，也没有必要再加高埃菲尔塔了。”

“决心献身工作。”我这样宣誓。

西班牙人很是惊讶：“那您把夫人安排在什么位置上？”

日本人懂憬的，却是外国人所不屑一顾的；而日本人回避的，却是外国人所刻意追求的。我们同他们的精神生活之间，有着莫大的分歧。而我认为，其主要部分，是由日本人“人的意识”落后所造成的。

如今，我回到祖国来了。我热爱哺育我长大的土地。我眷恋同我有血缘关系的同胞。这种近乎疯狂的感情，不离乡背井，就无法理解。

“回祖国去！”此言一出，外国的一切地位、名誉、亲密友情，都阻挡不住。

于是，我踏上了日本的土地。要问究竟为了什么？也可以说，仅仅就是为了向我所爱的人们，献上这一本书——我想说的是：明治维新百年后的日本，必须再进行一次“发现人”的

维新。

对我来说,能以南美大陆为背景去展开本书,是很幸运的。不用说,官舍住宅区里的居民们,由于彼此国籍不同,结成了非同寻常的关系。正因为这是一个血缘各异的新大陆,所以又能不受周围传统和习俗的影响,完全作为一个本国国民,同时又作为一世界主义者而生活。再有,那里的日本人,也不是那种在欧洲偶或可以遇见的以上等人自居的古怪的日本人。我相信,也只有在这块大陆上,才能以世界的大众为背景,来把握作为真正大众的日本人。

但是,为了完成本书,我不得不把一些在外国含辛茹苦,好不容易功成名就的日本人的经历,也用来作为反省的材料。他们多是我的亲朋好友。尽管隐去了真的人名、地名,心里还是很过意不去,对于这些理解我、鼓励我的人们,真不知怎么致敬才好。

另外,在这个过程中,还得到了已故的伊东静雄先生的夫人花子女士和我的朋友社会课程教师中江申夫先生的帮助。秘鲁的宫里照相店为我提供了一部分资料。最后,我要对始终关注本书出版的原书房成瀬恭社长表示最大的敬意。

一、离别岛国

1. 向世界主义者转变

两种欢迎方式

随着机首朝下，机体突然从云层中冒了出来。安第斯山那沉甸甸的铅色肌肤，以缓缓而下的曲线，同蓝色的太平洋相接。交接之处，笔直延伸着一道橘黄色的霞光。与之平行的，是一条白色的波浪线。它们之间有规律地不停地互相碰撞着，一直伸向水平线的远方。就在这幅硕大无比的大风景画里，喷气式客机绕着克里斯托巴尔山顶上的大十字架飞了一圈，然后冲开宽广的大地空间，旋即像是不堪重负似地降落在利马机场上。这是 1959 年春天的一个早晨，同时也是值得纪念的我的人性觉醒的黎明。

面对陌生的环境，我们夫妇感到紧张和警惕，象贝壳一样变得硬梆梆的。通过海关后，最先让我们吃了一惊的，是以阿贝尔系主任为首的五位新同事。他们呼叫着“高桥”，摊开双手来拥抱我。接着，我又意外地看到三位举着太阳旗的日本人，这使我们完全安下心来。随后，我们就被两种形成奇妙对照的欢迎仪式所包围了。

“欢迎您，美丽的夫人。我们在此恭候高桥大博士的驾到。”一位大个子晃动着身体，扬起双臂，极富表情地说。

“我是司机戈尔玛。怎么样？这个国家的景色一点不亚于日本吧？请二位在秘鲁愉快地生活，并且生一大堆孩子。”

“我是法国的马克斯，刚到这里两年。我爱上了这个国家。也许有点对不住戴高乐（当时的法国总统），我正在考虑是否把国籍也迁到秘鲁来。”

“是啊是啊，这里什么都有，山珍海味，佳酿美酒，还有漂亮的小妞……喔，对不起，请夫人原谅。”

这些外国人怀着一片好意，为使我们安心而轮流致词。终于，他们都说完了。下面，就轮到日本同胞郑重地登场了。

“以前没有机会见面，贸然来迎接您，非常唐突，还望多多包涵。今日远道而来，真是辛苦了。想必是很疲劳了吧。幸运的是，天气很好。噢，介绍迟了，我叫××，这是愚妻。”

“您的研究，是对祖国国威的发扬，是一亿国民的希望，也是我们输送四万日侨的光荣，进一步说，还是日秘两国友好的基础。望您全力以赴，实现平生抱负。”

说到这里，那位年纪大些的（他是我一个日本友人的远亲），转向阿贝尔系主任，用西班牙语说道：

“主任先生阁下，我以全体日本人的名义，请求您关照高桥先生。并愿趁此机会，得到你们对日本的理解。日本人是世界上最勤劳的国民。”

壮得像头牛似的阿贝尔先生，挨个拍着日本人矮小的肩，

开玩笑地说：

“OK, OK, 没错, 快给裕仁^①先生去份电报吧! 哈哈。”

“我想早点工作”

车第一次停下, 是在挂着“联合公园”(日文)招牌的松林前。

“夫人, 这是日本侨民出钱造的公园。在秘鲁再快乐, 也会有思乡的时候。那时, 就可到这儿来排遣。听说, 日本的景色应有尽有。”我不由得伸出手去, 触摸那些松叶, 很软, 象线头似的, 一点也没有针刺感。我有点悲哀, 尽管如此, 司机戈尔玛的一片心意, 还是令人高兴的。

“好, 导游到此为止, 快开往大学和科学厅吧。得向有关方面致意、传达日本方面的意见、商量预算、说明计划、整理行李……还有一大堆头痛的工作在等着呢。”

利马很少下雨。一旦人们打伞, 甚至会被列为年间十大新闻之首。然而, 空气却很湿润, 不知什么缘故。透过车窗可以看到, 家家庭园里都种满了郁金香等色彩鲜艳的花卉。我一面驱赶瞌睡, 一面漫不经心地回答着同伴关于周围景致的话题: “yes”、“no”, 已经在为以后打交道而进行英语练习了。

“到了。请下车吧。”

可是, 怀着忐忑不安的心情跨出车门, 却发现眼前是一幢

① 裕仁: 当今天日本天皇。——译者

具有中世纪风格尖顶的大宾馆。我回头问系主任：

“怎么回事？现在还是上午，快到科学厅去吧。我并不累。”

“不，从现在起，请你们夫妻好好休息，恢复体力。后天再谈工作。明天是这样安排的：早晨十点，戈尔玛开车来接你们，到利马市内大致转一下。午饭请你们招待戈尔玛。晚上六点，在我的住处召开欢迎宴会。校长也来。请彻底空着肚子参加。”

我还想申辩，即使寒暄一下，也应上班云云。但系主任的计划是难以改变的：

“我们特地把您从日本请来，希望您为您服务得好。让您带着旅途的疲劳工作，将是我们的一大损失。还望不要损害东道主。”

决定命运的“礼仪”

大约酣睡了一小时的我，被来访者按响的门铃所唤醒。看到客厅里坐着十来个日本人，我又吃了一惊。

“总算来了。作为学术使节，既不去大使馆，又不来同乡会，真是会享受的先生啊。”

这些操着熟悉的乡音来训斥我的人，据说是同县的老乡。不久我就明白了，他们是为我担心而赶来的。

几年前，京都大学的名誉教授上田，曾抱着设立国际日晷观测所的宏愿，只身来到这个国家。他在安第斯山中吃尽苦

头，最后却半途而废了^①。侨胞们认为，这完全是因为不守日本人社会规矩的结果。上田教授不仅不同使馆联系，还对记者说：“这项伟大事业的成功，或许胜过十个大使的工作。”这句话可能只是随便说说的话，就得罪了外务省的官员们。

到达第一天的“礼仪”，将会左右计划的未来。前辈们这样忠告我说。

啊——论资排辈

“过去的事就不谈了。那么，快到大使馆去吧。”

“可是，下飞机后已经过了四个小时。说什么理由好呢？”同乡会的文化部长矢野先生用劲拍着手说，“有了，我看这样：我作为文化部长，负责去机场迎接。为问清高桥先生的原籍，先去拜访了县同乡会的佐佐木会长，想同他一道去。然而，佐佐木先生恰好不在，于是，一面等他，一面被招待用了餐……”

这样，多亏前辈费心，跨入日本人社会的入门手续问题总算顺利解决了。但事情还没有完，关于前后次序问题的讨论，一直持续到汽车里。

“有两位二等书记官，先拜访哪位好呢？”

“会长和报社，该谁摆在前面呢？”

“可别忘了：××先生是一个实力派。”

“那样说来，××先生也是一个大元老吧。”

^① 如今，他的初衷被石冢等人所继承，在怀特帕亚那山上进行观测。——作者